



血泪恨

血 泪 恨

——烏兰图嘎屯屯史

《紅色社員报》編輯部整理改編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10091·509

印张：1 1/4 字数：18千字

印数：1—65,000册

1963年11月第一版

1963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3)：九分

目 次

- 第一回 老爷世世大权在握
奴才代代苦役纏身 1
- 第二回 大老爷暗下毒手
七家奴反抗遭杀 4
- 第三回 老爷行凶杀奴才
佃户骨肉两离分 6
- 第四回 地主要算盘長工白干
長工累折腰两手空空 12
- 第五回 官吏抽壯丁捐稅逼人
地主霸貧女警察帮凶 15
- 第六回 “活閻王”威逼勒索
老疙瘡死的冤枉 19
- 第七回 地主反斗争垂死掙扎
农民鬧翻身初获胜利 23
- 第八回 高景春装进步鑽進农会
刘殿元太麻痹誤入圈套 26
- 第九回 高景春头盘棋胜
农民会二次斗争 30
- 第十回 斗地主农民大翻身
鬧合作走上幸福路 33

旧社会是大牢籠，
多少穷人遭不幸；
請看旧时血泪仇，
阶级斗争永記清。

四句开場白道罢，引出一段旧社会穷苦人受剝削、受压迫的血泪史来。

話說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，烏兰图嘎人民公社，有个烏兰图嘎（原名大老爷府）屯，从前，人們叫它“大老爷府”。不提大老爷府还則罢了，若提起大老爷府，真叫人：想旧景泪珠滾滾，忆旧恨怒气填胸！大家想要知道細情，且听慢慢地道来。

第一回 老爷世世大权在握 奴才代代苦役纏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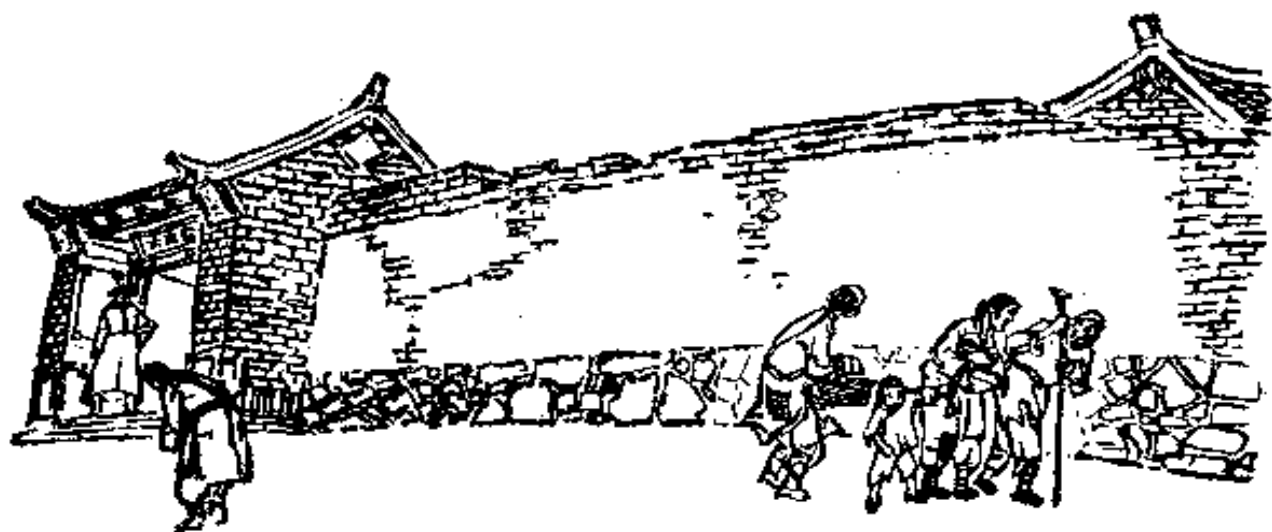
距今百年左右，这“大老爷府”，有个清王朝封立的世袭土煞拉克其（部落长）阿魯台吉^①。这人依仗权

^① 台吉，蒙古爵位的名称。

勢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穷苦人不敢提他的名，道他的姓，都得叫他“包大老爷”。包家的大門上，金匾高悬，上写“大老爷府”四个字，金煌煌，十分耀眼。

大老爷府，景象阴森，活象一座“閻王殿”。穷苦人进得府門，必得躬身輕步，出得府去，必得倒退而行；若是有誰进見老爷，必得单腿下跪；路过府門，必得低头慢走。这是“包大老爷”的家規，哪个违犯了，輕則遭毒打，重則被杀头。真个是：人間地獄泪滾滾，悲惨凄苦血斑斑。

当时，屯里住的，有包、唐、高、金、陶五姓八戶哈瑪扎（地主的亲信奴才，有的是听差的，有的是代管劳动的）；还有賈、李、馬、隋四戶，都是包大老爷的家奴。这些家奴，終年累月，日夜不分，給包家



种地、放牧，不得濫飽。因为清王朝封立的法規是：做老爷的，子子孙孙， 世世相传，永远做老爷；当奴才的，子子孙孙， 代代繼續， 永远当奴才。就这么，老爷大权在握， 屯里屯外，一草一木，甚至男女奴才的人身肉体，统统归老爷所有；奴才两手空空，只能祖祖輩輩，給老爷卖命，不得翻身。真是：老爷世袭称霸，奴才苦不堪言。

单說賈、李、馬、隋四戶家奴，原来是清朝皇帝陪送給公主的陪嫁奴才。皇帝在陪送陪嫁奴才的时候，曾有言在先：公主死后，可以把陪嫁的奴才放回原籍——河北大名府。可是， 如今公主已經死去多年，阿魯台吉硬是不肯放回奴才。常言說：地主貪心養虎狼，这在嘴边上的肥肉，阿魯台吉怎肯松口，便严加監視，終日鞭打。这四戶家奴的子孙后代，实在忍无可忍，就常常暗自核計，进京申冤明理。古語說：官向官，吏向吏，老虎向着把門的。旧社会的官府衙門，是跟地主穿一条褲子的，哪里有穷人的便宜。但是无路可走，也就只好把这一点点希望放在进京告状上。哪曾想，不告状倒也罢了，这一告状，却惹下了一場杀身大祸。

第二回 大老爷暗下毒手 七家奴反抗遭杀

且說那四戶家奴，幾次核計，主意已經拿定，選出七名長輩，帶着家譜執照，正要進京申冤告狀，不料想，事不機密，被包家發覺。殺人成性的老賊阿魯台吉，一聽家奴要造反，老臉陰森，怒火千丈，一心想要當眾除掉這七人。可是他又一想，不行！倘若明殺，豈不打草驚蛇，惹起眾怒，殺人不成，反倒留下後患。“噫！俗話說‘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’，好啊！……”只見他睜大眼睛，腦袋一晃，又生出一條笑臉殺人的毒計，洋洋自得地哈哈大笑起來。

“來人哪！”阿魯台吉牙根狠狠一咬，大叫一聲。這時，應聲走進一個哈瑪扎。只見這親信奴才進得屋來，嘻嘻笑臉，阿諛逢迎，單腿跪倒，忙問：“老爺有事儘管吩咐！”阿魯台吉仰起頭來，叫他到跟前，咬着耳根，如此這般，囑咐一陣。那人連忙點頭哈腰：“老爺儘管放心，小人不負老爺重用，一定親手照辦！”

第二天，大老爺府燈火通紅，那哈瑪扎按照阿魯台吉的吩咐，擺了宴席，說是老爺特意为七名家奴送行。俗話說“仇人相處，水火不容”，多少年來，老爺

从来不曾有过这般的善心。他这番举动，自然引起家奴的疑虑，也有些戒备。可是老爷有请，奴才怎敢不从，况且万一触怒了老爷，进京不成，岂不误了大事。这七人只好赴宴，



倒要看他怎么行事。酒席之间，阿鲁台吉十分殷勤，一再举杯劝酒，七家奴也就勉强地喝了。

酒过三巡，阿鲁台吉起身送行，派了那操办酒宴的哈玛扎送七人上路，赶奔京城去了。

单说七家奴，刚走到离屯十五里的埃基这个地方，突然个个感到浑身发冷、眼花脑胀；不一会儿，全都口吐白沫，昏倒在地。只听一家奴骂道：“好狠毒啊！”以后，再不出声了。大伙要问：这是怎么啦？原来方

才这场送行酒宴，是阿鲁台吉设下的杀人毒计，以送行为名，在酒里放了毒药，如今毒性发作，七人才落得这步田地。

阿鲁台吉，听说七家奴中毒倒地，心里大喜，为了遮住众人耳目，他一面扬言七人得了瘟疫，要赶紧掩埋，一面吩咐哈玛扎，把七人身上携带的家谱执照搜出，撕得粉碎；随后又将他们带着活气儿，埋在荒郊野外。可怜这四户家奴，丧了七条人命，失了家谱执照，落得子孙后代永世给包家为奴。真是：

地主心肠比蛇毒，
吃人全不吐骨头；
不拔封建制度根，
穷人怎能得自由！

第三回 老爷行兇杀奴才 佃户骨肉两离分

话说阿鲁台吉杀死那七名家奴以后，生怕引起奴才们造反，便对所有的家奴，严加监视。若是有谁不服，宁杀不留。尽管阿鲁台吉的花招再多，手段再毒，也没有压服奴才们的反抗和斗争。他们不能明争，便来暗斗。有的破坏包家的生产工具，有的暗自逃跑。

家奴普申嘎、五音必拉格夫妇，领着儿子馬嘎扎和苏魯一家逃到内蒙。后来讓阿魯台吉抓了回来，把两位老人打得皮开肉綻，死去活来；九岁的小苏魯給打得折断腰骨，落成残疾。可事过半年，他們伤势渐好，又串連起来逃跑了。可怜馬嘎扎，当时因为行动迟緩，沒能逃脫，讓阿魯台吉的儿子才音伯牙尔抓住，綁进大老爷府，打得死去活来，遍体鳞伤。馬嘎扎是个血气方刚的庄稼汉，宁死不肯低头。他大罵阿魯台吉和才音伯牙尔：“你們杀吧，終有一天，要和



你們这群东西算賬的！”罵得才晋伯牙尔直瞪眼睛，說不出話來，隨手操起菜板上的片刀，照着馬嘎扎脖子連砍三刀，鮮血四濺，栽倒地上。

誰知馬嘎扎並沒有死，昏迷了很久，又緩醒過來。才晋伯牙尔聞知又去逼問，年輕而性情倔強的馬嘎扎一直硬到底。

阿魯台吉見無法壓服奴才，逃跑的人越來越多，便加重他們的苦役并在大老爺府屯周圍七棵樹、英台、吉立營子、卡拉戶子布下四營兵力，加以武裝鎮壓。此事壓下，暫且不提。

話說又過了多少年，清朝倒台，民國建立。農民們實指望從此得好，誰料想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，軍閥連年混戰，攪得民不聊生。有道是：王朝屢改，制度不變，地主仍然是地主，窮人照舊是窮人。

這時候，大老爺府的威風更盛當年。阿魯台吉雖然死去，大少爺才晋伯牙尔，却子繼父位，當了老爺。俗話說：總跟鴨子一起走，難能不學羅圈腿。當年幫助阿魯台吉害死七家奴的那個哈瑪扎，也血財盈門，成了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二地主。這時候，全屯有了七家地主，十八戶奴才，一百零九戶佃農和長工。地主們串通一氣，殘酷剝削，佃戶、長工生活沒有着

落，賣兒賣女，流離失所，自然不在話下。

一口難講兩樁事，这里單表佃戶班山扎布一家。這班山扎布，一家七口，靠給地主扛活為生。他們一年到頭，風里來雨里去，拚死拚活給地主種地、放牧，可是到頭來，還是食不飽腹，衣不遮體，地租子、高利貸，象几座大山一樣，壓得全家老小喘不過氣來。

這年冬天，眼看到了年關，班山扎布家里，米無一粒，柴無半捆，外邊風雪漫天，求借無門，全家老小，凍餓生病，臥炕不起。苦生活，大人還可忍受，只是那些孩子，小小人兒成天挨餓，瘦得皮包骨頭，當爹媽的怎能忍受得了！這天，班山扎布的老婆，用手暖化了破水桶里的冰砣子，倒出去，拎起那破桶說：

“他爹，你看着孩子，我上財主家靠靠門框，万一誰家能剩個湯湯水水的，舍給咱們一碗半碗……”還沒等老婆說完，班山扎布兩手支着涼炕爬了起來，滿臉眼淚，說道：“財主的剩飯，留着喂豬喂狗，也是不會給咱們的。還是我出去想想法子吧！”說着，他下了地，拄着一根木棍，搖搖晃晃走出家門。老婆怕他一念之差，去尋短見，左攔右勸，也無濟于事。班山扎布走后，孩子想老婆念，一直到掌燈時分，他才回得家來，兩眼紅腫，一頭扎倒炕上，半言不發。老婆心中有些犯

疑，可是問不出一句話來。

这天夜里，外面大风大雪扑打着窗戶，冻得孩子們俱成一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，草門大开，才晋伯牙尔，領着几个哈瑪扎，闖进門来，二句話沒說，把十二岁的小女兒灵姬架起就走。孩子拚命掙扎、哭喊：

“爸爸，媽媽……救救我吧！”你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班山扎布去哀求老爷緩期还債，老爷不答应，无奈将女兒卖给大老爷府做了奴才。有道是：最亲莫如骨肉亲，拉兒如同挖娘心。班山扎布的老婆，見此情景，两手抓胸，眼含泪水，哭道：“孩子她爹，你怎这么狠心呀！你把我的心給挖去吧！”班山扎布見亲生骨肉讓地主架走，又見老婆哭得死去活来，自己也心如刀攪，哭道：“孩子！爸爸对不起你呀！”他老婆又伤心地說：“这个坏世道，搶男霸女，真不講理呀！”班山扎布說：“財主对穷人，还有啥理可講！”正是：

卖女还債为活命，

弄得骨肉两离分；

无米无衣天气寒，

瘦骨嶙峋实难生。

轉过年来，班山扎布一心想再苦干一年，不求大富大貴，但求还上地主的債務，贖回女兒，哪曾想夏

轉秋來，新糧上場，又都落進地主的倉里，到了年關，還是債務滿身。勢逼無奈，班山扎布又把大女兒賣給葛家地主當了童養媳。可是，天越冷來風越緊，債務逼死窮苦人。這年冬天，地主日夜逼債，班山扎布實無出路，就在一天夜里，離開家門，是死是活，不知下落，拋下他的老婆，無依無靠，想到難心處，就背着孩子哭，眼淚都要哭干了。舊難未去，新禍又來，才晉伯牙爾，見班山扎布走出不回，硬說他出去當了土匪，立逼他的老婆出屯。老谷大權在握，孤兒寡母怎敢不從，她便手拉幼子，懷抱乳兒，奔向荒郊。這母子幾人，來到野外，已經日落天邊，無處投奔，只好露宿草原，抱成一團，哭個不停。屯里的窮苦人聽到哭聲，無不暗流熱淚。有人編了這樣一首歌謠，流傳下來：

月暗天昏，風聚烏雲，
荒郊曠野，四際無人，
母子被逐，無處存身，
夜宿草原，撲抱呻吟，
狐竄狼嚎，淒慘陰森，
地主作惡，仇似海深，
有朝一日，定雪此恨！

第四回 地主要算盘长工白干 长工累折腰两手空空

一九三一年，卖国贼蒋介石，坚持反共投降政策，出卖了东三省。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以后，横行霸道，祸害百姓。这时候，包大地主阿鲁台吉的侄子——阿力牙扎布，投靠日本，当上了努图克达（管辖范围，比现在的县小，比公社大）。大老爷府屯，安上了警察署、协和会、兴农合作社……。这些全都是日本鬼子掠夺中国财产，欺压中国人民的工具。地主老爷，依靠伪政权，压榨百姓，更甚当年，屯里的农民，连年饥寒交迫，半数人家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拿野菜度命，冬天能穿上棉衣的，也不过几家人。

且说有一个长工，名叫文吉白音（现在是乌兰图嘎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），为了养活家口，给高家地主扛活。冬天赤脚上山放牛，踩着牛粪取暖；夏日身上无衣，日落才敢进村。你道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半片麻袋遮体，年长老大，怎好光着身子进村！虽然这般苦干，还是养活不了全家老小。且说这年腊月二十八晚上，地主家家张灯结彩，饮酒作乐；文吉白音家里却无米下锅，无柴添灶，全家老小偎坐在冰凉的

炕上守夜，孤灯愁容，肚腸空空。两廂对照，真是一个天下，两个世界：地主欢乐，穷人愁餓。这般困苦生活，大人还可咬牙忍受一时，只是孩子太小，飢寒难挨，文吉白音万般无奈，去找高家地主。地主当然是无利不起早，文吉白音答应年前給他們推碾子压馬料，才算借来二升小米，几捆干柴。第二天，小鷄刚刚张嘴，便起身到高家碾房。可是久病将好的文吉白音，因为腹内无食，身上无衣，实在經不住这等苦累，五斗馬料尙未压上一半，便暈倒在地。狠心的地主硬說他装病，有意拐騙，将他推出大門，派人去夺回干柴和小米。可怜文吉白音的妻兒老小，眼巴巴望着空鍋冷屋，心如刀扎。正是：

为了全家吃頓飯，
过年还得卖苦工；
可嘆白音一場病，
老小肚腸依旧空。

文吉白音血气方刚，庄稼活又是个打头好手，却为啥落得这般光景？俗話說：买主詭不过奸商，长工算不过地主。地主算盘一拨拉，任你千般能干，也休想逃出虎口。

有一年，文吉白音給高家地主榜青。他起早貪黑，



披星戴月，拚命苦干，盼望秋后能多分个一升半斗。轉眼之間，秋叶飘落，場已打完，地主把文吉白音找去，攤开老眼，拿起算盘，嘩啦啦撥弄了一陣，說道：“白音，你不錯呀，

一共分粮十石……”还没等文吉白音点头应是，高家地主又搶着說：“扣你口粮两石，做飯工錢一石，官工錢一石三，更官粮五斗，农忙雇短工錢五石……”經過这番七扣八扣，到头只落得土粮二斗。叹只叹，文吉白音連这二斗土粮，也沒有拿回家去，因为春天借高家一石五斗粮，青黄不接时，又借了六斗白沙谷，春天粮貴时粮作价，大加一的利息，秋天粮賤时又将錢折粮，三算两核，文吉白音反倒欠下高家五十二元高利貸。正是：

地主本是吸血鬼，
長工血汗他吸干；
白音舍命空勞碌，
反落重債压双肩。

有句俗話說得好：“耕牛无夜草，仓鼠有余粮。”其实，不止文吉白音一个人，全屯佃户、长工一百多家，家家都是白給地主当牛馬，一年到头，勤耕苦种，累得半死，还是春吃野菜秋嚙糠，歉年不用說，就是丰年也吃不飽肚腸。这些不必細說。再說文吉白音，讓高家地主剝削得一下二淨，重債纏身，只好东討西借，勉强度日。哪曾想，天越冷来风越紧，灾去祸来不离身。事隔不久，文吉白音家里，又遭下一場不白之冤。欲知冤从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官吏抽壯丁捐稅逼人 地主霸貧女警察帮兇

日本鬼子对东北人民的奴役，越来越厉害。他們在大老谷府屯設下了村公所、警察署、协和会……，收罗一些地痞流氓、兵棍打手，充当汉奸走狗。这些牛鬼蛇神，串通地主，专講磕头拜把子，結成狐群狗党，胡作非为。他們今天抓劳工，明日要捐稅，縱然

你穷得家里只剩一把谷糠，也饒不了你。真是“五鬼”下界，穷人遭殃，把个大老爷府屯攪得烏烟瘴气，鷄犬不宁。

且說那协和会，如同雁过拔毛之地。凡是年輕的穷苦农民，每年秋天必到那里“受訓”。每去“受訓”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协和会有个“教官”，大个子，水蛇腰，連鬚胡子挺厚，凶狠成性，农民送他个外号，叫“张大巴掌”。这家伙不管农活怎么忙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青年农民就得星夜赶到，不得有誤，稍一怠慢，就棍棒上身。操練起来，少說半日，多說就沒有期限，跪倒爬起，哪个迈錯一步，不是罰跪，就是挨打。

“受訓”的青年，好歹还能守家在地，可叹的是，那些被抓去当劳工的人，去时活人滿眼泪，回来只剩骨头灰。遭此惨死的，不計其数。“国兵”、“奉仕”、“劳工”、“青訓”，如同馬蹄窩里抓魚，凡是青壯年，在数难逃。剩下老弱病残，也得給官家打杂、納稅。农民头頂警察署，心怕防疫班，脖子上套着地主的繩子，真如俗話說的那樣：世上莫过黃連苦，穷人倒要苦十分。

再說另一家地主的兒子苏日他拉。这小子长得三分狗臉，七分狼象，人面兽心，作恶多端。上回提到

文吉白音家里遭了不白之冤，这不白之冤，就是这小子干的。

話說文吉白音有个妹妹，名叫淑英，从小許配給同屯雇农木熬好为妻。淑英姑娘，品貌端正，聰明伶俐。也是貧苦生活的磨煉，使得她家里家外，炕上炕下，縫衣做飯，拿得起放得下，称得上針功嫻熟活計巧。

淫惡成性的苏日他拉，看淑英长得相貌端正，生下歹心，想要霸占，只是平白无故，难以下手。不过誰都知道：地主腰插三把刀，一欺二詐三剝削。只要他打准主意要暗算你，那你就休想逃脫。

苏日他拉，象一只狡猾的狐狸，費尽苦心，也沒想出暗算淑英的办法来，兽性无法发泄，就拿家奴煞气，一不对心，非打即罵，硬說家奴背地里罵了他。

过不几天，苏日他拉听說淑英在給街坊舅舅金道尔吉做鞋，并說已經做成一只。苏日他拉听到这个消息，如获至宝，便找来干兄弟姓紀的伪警尉补作帮凶，設下了栽贓問罪的毒計。

这天，淑英正在家里給金道尔吉做鞋，那姓紀的伪警尉补，特意打自家窗前走过，眼睛往屋里一斜，淑英果然在做鞋，觉得时机已到，便闖进屋里，抓住淑英，硬說她和金道尔吉“私通”，不容分說，就将淑



英，連同文吉白音、金道尔吉，拿到警察署來，生逼淑英承認“私通”金道尔吉，并要文吉白音承認給妹妹“拉皮条”。文吉白音拒不承認，遭到一頓毒打。

淑英是个端正刚强的姑娘，原本任死不屈，只是心疼哥哥受苦，要求不要鞭打文吉白音。警察和苏日他拉看透淑英的心思，便对文吉白音越发加刑拷打。淑英一来怕哥哥有个好歹，苦了全家；二来不忍哥哥皮肉受苦，这才忍辱含冤，被逼招供。这事讓乡亲们听了，人人对苏日他拉恨之入骨。当时，有人还編了一首歌謠說：

地主警察真凶暴，
无中生有設圈套；

可嘆淑英受侮辱，

为兄含冤屈成招。

尽管妹妹为自己含冤承招，可性情刚强的文吉白音，却宁死也不肯承认。苏日他拉无奈，又找来伪警察白凤林，口灌凉水，轮番毒打，那文吉白音头破血流，口吐黄水，几次昏迷，苏日他拉等人这才把他拖出警察署门外。好心的邻居，把他背扶回家。文吉白音伤好以后，几次想要伸冤告状，怎奈地主的天下，穷人有冤无处诉，只得藏恨在心，有朝一日报这阶级大仇！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第六回 “活阎王”威逼勒索 老疙瘩死的冤枉

上一回已经说过：大老爷府屯的农民，头顶警察署，心怕防疫班。这“防疫班”，非同一般衙门。他们依仗日本鬼子给的权力，到处勒财害命，不论勒索到谁的头上，若是掏不出钱来，就说你气色不正，有了瘟疫病，于是将你按倒在地，一针打下，有死无生。你道这是啥针？原来是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用的“定血针”。打了这针，血液就会凝固，快则一刻，慢则不出半日，就得丧命。

这防疫班里，有三个人，一个姓陈、一个姓徐、一个姓宁，全是汉奸走狗。大老爷府屯的农民，說他們是不拿生死簿的“活阎王”。这三个人，天天出来勒索。穷苦农民見了他們，如同見了“瘟神”，有錢的，出錢了事，无錢的，东討西借，不然就得活活丧命。

单說这年秋天，几場严霜过后，草木枯萎，树叶凋零。眼望四野，沒有一点生气。防疫班那三个恶棍，象荒野里的餓狼一样，东寻西捕，残害人民。

屯里有戶雇农，姓高，名喚高老疙瘩（茂老），年仅二十多岁，身体倒也壮实。只因家境貧苦，父母早亡，只身一人，靠卖工过活。有叫工的，便能吃頓飽飯，沒叫工的，就得餓上一天。这般生活，天长日久，使他积劳成疾，身染重病，臥床不起。

那三个“活阎王”听得此信，滿心高兴，寻思这回又有油水兒可挤了。他們急忙赶到高家，进屋就是橫瞪眼睛，蛮不講理。老高見他們到来，心里明白：若一針打下，自己就得丧命，若是有錢賄賂一下，也可免遭不幸，怎奈他家粒米皆无，哪里还能拿出錢来。就这么，任凭他們怎么野蛮，老高只是躺在炕上不理他們。三个“活阎王”急眼了，一齐动手，将老高按住，那姓宁的掏出“定血針”，照准血管，打了进去，



老高一边挣扎，一边大罵。可是这又有什么用，还没等三个“活阎王”走出門去，可怜老高这年輕力壯的庄稼汉，針进針出，不过半个时辰，便死去了。正是：

一言难尽旧时苦，
老高无錢喪性命，
世間本无“阎王爷”，
却有坏蛋杀活人。

高老疙瘩死后，三个“活阎王”又揚言要开腸破肚，取胆驗心。說是鼠疫发生，定要檢驗。只是四邻群起反对，他們才未敢剖尸。

原来“三阎王”打的“定血針”，不是别的，乃是一种細菌試驗。这种細菌，是日本鬼子为了杀害中国

人民制造出来的，造这种杀人細菌的工厂，在哈尔滨、长春等地都有，天天拿活人作細菌試驗，慘死者成千上万。这防疫班，名义上是防疫，实质上，以防疫为名，在各地残害中国人民。高老疙瘩，就是被害死的一个。“三閻王”要剖尸挖心，其目的，就是想檢驗一下細菌葯針的效能，替日本鬼子做鉴定。

放下高老疙瘩被害不說，再說文吉白音一家。文吉白音全家因为缺吃少穿，在飢寒夾攻之下，全家人得了伤寒病。文吉白音的父亲，年老身衰，自知性命难保。这天，他把兒子叫到跟前，說道：“我死以后，千万不可声张，悄悄埋葬了事；若叫‘活閻王’知道，咱全家人性命就难保啦……”老人話未說完，目閉气絕。文吉白音全家，遵嘱不敢哭喪。不过，生死之事，怎能保密得了，尸未出門，警察就領着屯长、“活閻王”，闖進家門，假借預防传染病之名，一声令下，将自家門窗俱都釘死，严令不許走出一人。正是：

高老疙瘩受害死，
文吉白音又遭欺；
白家老人病死苦，
子弟不敢痛悲啼；
警察屯长一声令，

白家門窗遭封閉。

警察、屯长这般惨无人道的行为，引起了許多穷苦人的憤慨。文吉白音的街坊舅舅金道尔吉，一怒之下，抡起斧头，砸开門窗，拖出文吉白音父亲的尸体，又借来几斤小米，給他們做粥，拯救了他們一家性命。

第七回 地主反斗争垂死挣扎 农民闹翻身初获胜利

光阴似箭，轉眼之間，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，一声霹雷烏云散，日本鬼子宣布投降。

正在死亡边上的文吉白音全家和 大老爷府屯的所有穷苦人，聞得喜訊，奔走相告，互相祝賀；又听说共产党要领导穷苦人斗地主、鬧翻身，更是揚眉吐气，日夜盼望亲人。只是八路軍尚未到来，大伙实在有些放心不下。

正在这兵慌馬乱 政权尙不知落到誰手的时候，屯里的地主們，便串連一起，暗中积极活动。伪警察署长、恶霸地主包清俊，搖身一变，搜罗地痞流氓，聚伙为匪，号称“地主队”，自封营长，为大老爷府屯的地主保鏢。

他們三天一开会，五日一发威，揚言：穷小子們，誰敢跟包大老爷作对，定叫他人头落地。地主老爷們，依仗土匪之勢，越发揚棒起来。真是：穷苦人盼亲人，亲人不見，恨仇敌仇敌相逢。

轉眼到了第二年春末夏初，四野一片浓綠。一天，屯里来了三个人，普通打扮，悄声隱迹，住在文吉白音家里。这三个人，不跟包大老爷和包清俊打照面，专找穷人談唠，很得穷苦人的心意。天长日久，穷苦人也一点一点从他們嘴里，听到自己祖輩受压迫、不得翻身的道理；混熟了，大伙才知道他三人是共产党派来的工作人員，其中一人姓张，大伙都叫他老张。为了遮閉地主和包清俊的耳目，在穷苦人的保护下，这三人白天不进屯来，只是晚間，才到屯里活动。

一天晚間，文吉白音跟老张說：“穷哥們都在擦拳摩掌，我看就动手收拾这些家伙吧！”

老张說：“还要說服群众，得耐心等时机，有包清俊在，咱們虽說人多，可是手无寸鉄，暫且不能斗争！”

轉眼又过了二十多天，解放軍部队突然在小庙子屯，包圍了这股地主武装，枪毙了匪首包清俊，然后开进大老爷府屯，大老爷府屯，真是人人心情大快。

这时，老张对文吉白音說道：“时机已到，可以行动！”

文吉白音如同出籠之鳥，飞奔各家。頓时，学校院内，聚滿穷人。只見文吉白音一个箭步蹣上台来，举起拳头，高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穷人翻身的日子到了，地主欠我們的血債，今天要他們償还。現在就去斗大老爷府，誰敢干？”話音未落，台下齐声喊道：“打倒大老爷府！”“跟老包家算賬！”“夺回土地！”只見拳头齐刷刷冲向天空。文吉白音又大喊一声：“走！斗大老爷府去！”文吉白音、胡彥明分头率領两队，拿棒执鞭，有如潮水，一

股脑兒涌向包家东西两院。那文吉白音，身背連珠炮，手拿大木棍，一馬当先，闖进西大院。这时，包二老爷阿力牙扎布一見穷人闖进院来，老脸凶狠，



眼圈通紅，手拿鐵棍，冲出上房，企图反抗。正好和文吉白音迎头相遇，俗話說：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阿力牙扎布刚要动手，文吉白音手疾眼快，夺过他手里的鐵棍，将他推倒在地。众乡亲蜂拥而上，把阿力牙扎布等人，五花大綁起来。当年残害穷人、不可一世的大老爷府，如今被穷人推翻了。文吉白音等人，当场召开了訴苦大会。那些被包家害得家破人亡的穷人，爭着登上台阶，涕泪交流，仇恨填胸，控訴地主罪行。人們听了，无不痛泪橫流。大老爷府自此倒台，穷人张罗成立农会，也好繼續开展斗争。正是：

千年苦水深似海，
且看今日吐出来；
斗倒地主建农会，
初获胜利笑颜开。

第八回 高景春装进步鑽进农会 刘殿元太麻痹誤入圈套

話說大老爷府虽被斗倒，可是农民尚未真正組織起来，残余的封建势力也未被彻底肃清。当务之急，是把农会組織起来，有领导地开展斗争。因此，屯中穷人，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組織农会。

且說屯里有个地主名叫高景春。这家伙詭計多端，善使两面手法，素日对长工、佃戶，常施小恩小惠，甜言蜜語，收买人心。如果說屯里人对包大老爷恨之人骨，那么对这个家伙，倒有三分好意。正是：

地主本是豺狼心，
裝模作样充善人；
一旦被它迷惑住，
陰謀破坏生禍根。

那天，高景春見穷人勢起，欲反不得，便和家里人計議道：“你們看，穷小子們起来了，风头挺硬，虽說斗的是包大老爷，可是这股风，不用多久就要刮到咱們头上，高家子孙絕不能忘了这抄家分田之仇……”他寻思一下，老臉一变又說：“不过你們要懂得，‘識时务者为俊杰’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現在是穷小子的天下，我們要暫且装作进步，幸好我过去还撒过一点小米，招得几只家雀，趁此大局混乱、农会尙未成立之机，来它个偷天換日，不愁天下不是我們的。”他大話出口，十分得意，鼠眼一眯，与家人如此这般嘀咕一番，又恶狠狠地說道：“老爷摆下迷魂陣，不怕穷鬼不上鉤！”

第二天，高景春便在屯中积极活动。他拉攏了一些沾亲带故的“穷人”，揚出风去，說高某拥护共产党，

和穷苦人一条心。为了表示“誠意”，他主动地把房子倒給农会使用。他自己还装出痛改前非的样子，逢人便說：“兄弟深知剝削有罪，只怪兄弟貪恋祖遺家产，不劳而食，执迷不悟，如今共产党指出光明之路，兄弟甚是感激。眼下乡亲们組織农会，兄弟非常拥护，情愿把房子倒給农会使用。来日方长，往后用着兄弟，哪怕赴湯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”就这么，高景春在部分人中，埋下了“糖衣炮弹”。

这时正是盛夏七月。一天，晴空万里，太阳高悬。突然，西北天升起一块乌云，上下翻滚，暴风驟雨即将来临。但是，大老爷府屯的人們，却没有在意，好象視而不見。当天晚上，人們都到高家地主的老宅子开会。临时主持人講了成立农会的事項，話音刚落，只見从人群后边走出一人，面对大家，躬身說道：“成立农会是件大事，可喜可賀，請各位允許我先講几句。”此人正是地主高景春。大伙一定要問：組織农会，为何叫地主参加？其中有个緣故：一来斗争刚刚开始，成分未划，甚至有不少人連“地主”这个詞兒，尚不了解；二来，高景春一番假装进步，倒也真的迷惑了一些人，这才叫他鑽了进来。

人們一見他要发言，虽說知道他和穷人不是坐在

一条板凳上，但又觉得他近来实有进步，积极张罗成立农会，很有一番行动，也就准许他开口了。

高景春抬起头来，见被他撮合的三亲六故，全都在场，心中暗喜，高声说道：“成立农会，这是大喜的日子。为了庆贺农会的成立，表表我的心意，情愿献出全部家产，甘当“贫农”。现有牛十二头、马十二匹、粮食四十石，两挂大车，还有鸡猪等物，统统献给农会，愿和乡亲们同甘共苦……”高景春话刚说完，有几人立刻就随声附和，说道：高景春能把家产献给农会，这说明他已认识清楚，坦白的彻底，可以参加农会。一时，同意高景春入会的人占了上风。文吉白音等人刚想发言，无奈已经举手通过。选举结果：贫农刘殿元当了会长，高景春的老婆当了妇女会长，高景春本人也竟然当上了“农会



管事”。大老谷府屯“农会”就是这样宣告成立了。正是：

蒙在鼓里建农会，
敌人阴谋没看清，
既与野狼同穴卧，
怎能不把祸害生！

高景春夫妻鑽进农会，便狼狽为奸，暗中定下美人胭脂計。欲知后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高景春头盘棋胜 农民会二次斗争

話說高景春夫妻鑽进农会，只是实现了翻把阴谋的第一步，尚未掌握实权。因此，他日夜苦思夺权之計，一时沒有想出妙計来。

这一天，高景春对他老婆說：“你我虽然打进了农会，但是沒有实权在手，长此下去，实在不妙，得赶紧布下第二盘棋，将印把子牢牢地掌在我们手里。”他老婆娇声娇气地說道：“这第二盘棋怎么走法，我可拿不准主意！”高景春說道：“捉贼先擒王，先拉刘殿元下水，和我们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听我们支使……”高景春脑袋一晃，說道：“不过，这盘棋要想走胜，得你做

‘当头炮’啦！”

他老婆装作不明其意。高景春凑近耳边说道：“酒色财气，人人所好，要拉刘下水，必得酒色先行。”他老婆答应，依计而行。于是，朝天每日，请酒作乐，与刘殿元拉拉扯扯。

也是刘殿元没有骨气，阶级立场不稳，弄不清大事大非的真象，上了地主圈套。这天，高景春一见刘殿元和他老婆丑事办成，把柄在手，便施加压力，威胁道：“让房让地，不能让老婆！谁要跟我过不去，我就给他双小鞋穿，打他个罪名！”一边是女人，一边是威胁，把个刘殿元拿得主意不定，骨酥筋麻。从此，刘殿元便成了高景春的“影人子”，农会凡有大事小情，必得先跟高景春商量。正是：

酒色使人骨气丧，

不是同源也同流。

劝人以此引为戒，

不要中了敌阴谋。

且说刘殿元落入高景春之手以后，因为与狼同穴，只好唯命是听，一切全都按照地主高景春的意图去办，地主高景春无中生有，挑拨他和农会别的干部的关系，弄得农会骨干分子离心离德，互不团结，谁也不过问

农会大事。这样一来，高家地主操縱了农会大权，枉加罪名，硬把积极分子郭秃子、李四方等人，开除农会。到此，农会大权完全落到地主手里。

过了半个月，文吉白音等人将真实情况，一一汇报給上級。区长李荣貴（仁欽扎木苏）聞得情况，急忙从好陶营子屯赶到这里，找文吉白音說道：“現在的农会是一碗‘夾生飯’，得馬上整頓；快通知关德福、拉苏发等人，到学校开会，研究一下工作。”

会上，大家汇报了实情，接着又找来七十多人，开了訴苦大会。当时有个給高景春扛过大活的雇农，名叫夏金国，一見政府为穷苦人撑腰，便当众气憤地說道：“我們上敌人的当了，高景春献房献物，是毒蛇掉泪，狐狸念經，他外表装进步，肚里沒安好心。据我知道，他家藏有快枪一支、十几石小麦、首飾一小罈……如今又鑽进农会，还妄想騎在穷人头上。”众人听到这里，气憤填胸，齐声怒吼：“我們受騙了，把高景春抓起来！”文吉白音、天然两人，率領大家蜂拥而出。这时，地主高景春和他老婆正逼着刘殿元同他一起商議对策，人們不容分說，将地主和他老婆捆了起来，帶到学校，进行起臟問罪斗争。不大工夫，将枪支、粮食、首飾全部起出，地主高景春一見，吓得跪地求饒。刘



殿元見真象大白，痛恨自己階級覺悟不高，立場不穩，可是後悔也晚了。乡亲们原諒了他，讓他好好地揭露地主的罪行。正是：

众人吼声如山倒，
罪証俱在不容情；
豺狼低头听治罪，
二次斗争告成功。

第十回 斗地主农民大翻身 開合作走上幸福路

話說貧、雇农斗倒了地主高景春，除了心腹大患，选举貧农胡彥明当会长，成立了新的农会。从此，农

会得到巩固。

经过这场斗争，农民好象吃了一服阶级斗争的清涼药，心明眼亮，认清了地主的嘴脸，提高了阶级觉悟。大家抱成一个团，开展了彻底的土改斗争。

有道是革命的根本问题，是政权问题。只有掌握印把子，才能保住江山。为了培养干部给建立村政权打下基础，区委把文吉白音送到县里学习了二十多天。一九四八年一月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大老爷府屯第一次建立了人民政权——村人民政府，文吉白音当选为村长，白豆（现任乌兰图嘎大队队长）为法庭主席，领导全屯受苦人，开展了清算分田斗争。农民风起云涌，大约一个月光景，封建地主势力，已被打垮，农民第一次分得了房屋、土地、牲畜。包大老爷住了七代的青砖瓦房、四合大院，作了村政府。从此：

封建制度連根拔，
农民土地还了家；
感谢领导共产党，
人民心里乐开花。

农民分得土地以后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组织起来，发展生产，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广大贫农、下中农积极带头，紧密地团结广大社员，

不断克服小农經濟的自发势力，开展两条道路斗争，生产不断发展，生活不断改善。不过十年光景，大老谷府屯万象更新，人寿年丰。正是：

忆往事旧恨犹新，
看今日一片欢腾；
好靠山人民公社，
望将来锦绣前程。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一轮红日，从乌兰图嘎大草原升起，照得满天通红。这天，满屯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男女老少，穿红挂绿，奔走相告：乌兰图嘎人民公社成立了。从此，人们在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，精神抖擞，奋勇向前，生产突飞猛进，集体经济日益向上。正是：

富饶草原宽又长，
风吹草低见牛羊，
林带纵横如蛛网，
铁牛隆隆翻土浪，
穷人当家做了主，
集体经济大兴旺，
五谷丰登好年景，
人人心里亮堂堂，

万众一心跟党走，
社会主义放光芒。

※ ※ ※

今天，虽说地主称王称霸、暗无天日的时代，已经过去了，但是，乌兰图嘎屯的农民，没有忘记过去，更没有放松革命的警惕。他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，忆过去看现在，更加奋发向上。不久以前，乌兰图嘎大队党支部，为了对社员进行传统教育，组织老辈人讲屯史、说家史，画了五十八幅画，到地头展览。贫农高嘎达回忆今昔生活说：“现在生活比蜜甜，过去苦楚实难言。我过去不大关心集体，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！”第三回里提到的 那年深夜让大老爷架走的班山扎布的女儿灵姬，现在生活幸福。她看了展览画，触景生情，哭着说：“包大老爷当年抢我为奴，还害得我一家走死逃亡，如今我找不到生身父，母女也分离二十多年了，这笔血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高小毕业生赵玉升，看了画说道：“现在我懂得了要恨什么，爱什么；记住过去的苦，听党的话，好好劳动。”第一生产队队长少赫召说：“我过去觉得当队长操心不自由，吃亏得罪人，总想撂挑子。这回我算想开了，生产队的印把子我们不掌，让谁来掌？只要乡亲拥护，我保证

好好干一辈子，把家乡建设好！”

烏兰图嘎屯的社員說：讓咱打倒的地主反动派，
阴魂不散，一有机会，就要兴风作浪。咱們要永远擦
亮眼睛，不上敌人的当。正是：

朽树倒了还有根，

地主总是不死心；

阶级斗争长期在，

切莫麻痹轻敌人！

(根据李景芳、包晨云、何川的调查报告改写)



